

四妹子

陈忠实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四妹子，敏感细腻，细腻到瞟一个眼神，就能勾掉陕北粗壮庄稼男子的七魂六魄。四妹子，一个不折不扣敢想敢干敢闯地地道道的陕北女人！



四妹子

陈忠实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四妹子/陈忠实 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7. 8

ISBN 978 - 7 - 5387 - 2277 - 2

I. 四... II. 陈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15944 号

四 妹 子

作 者	陈忠实
出 品 人	张四季
选题策划	李天卿
责任编辑	李天卿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85638648 发行科: 0431 - 8567778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660 × 960 毫米 1/16
字 数	279 千字
印 张	16
版 次	2008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2.00 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作者简介

陈忠实 1942年生于西安市灞桥区西蒋村。1963年高中毕业，在乡村做中小学教师和区、乡政府干部整整20年。1982年调陕西省作家协会，专业创作。1965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。1973年发表小说处女作。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1982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《乡村》。迄今已出版《陈忠实小说自选集》3卷，《陈忠实文集》7卷，及散文集、选集30余种。《信任》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，《渭北高原，关于一个人的记忆》获1980—1991年全国报告文学奖。长篇小说《白鹿原》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，已翻译在日本、韩国和越南出版。另有多篇中、短篇小说和散文获《当代》、《长城》、《小说界》、《人民日报》等报刊杂志奖。《白鹿原》入选汉语新文学《百年百部》、《中国文库》、《大学生必读》等图书系列，已发行30万册。

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

Qi Mei Qi

四妹子



出品人：张四季
选题策划：李天卿
责任编辑：李天卿
技术编辑：赵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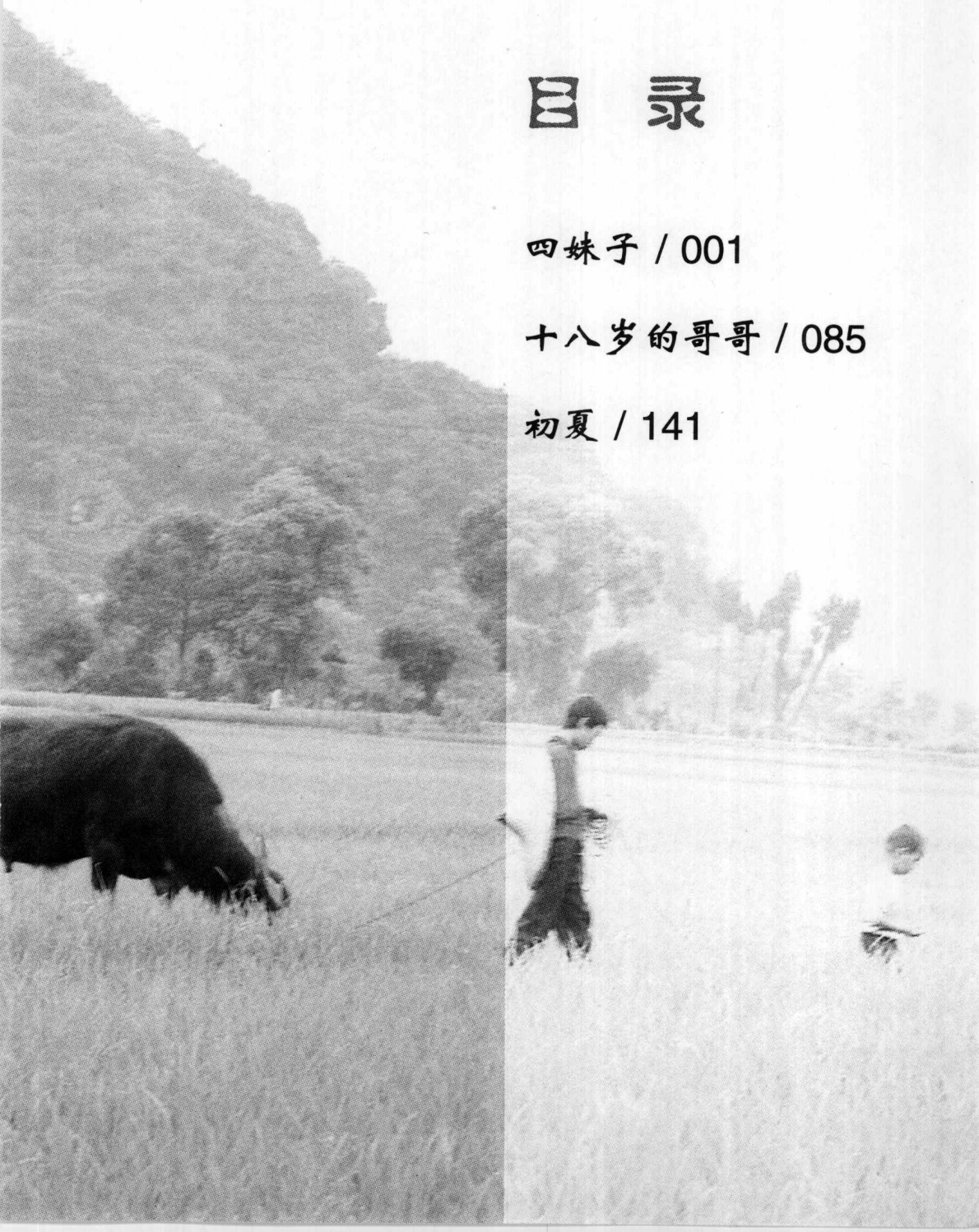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：时代设计·王冉冉
corm123@163.com

目 录

四妹子 / 001

十八岁的哥哥 / 085

初夏 / 141



上 篇

从延安发往西安的长途汽车黎明时分开出了车站的铁栅大门。四妹子额头贴着落了一层黄土尘屑的窗玻璃，最后看了送她出远门上长路的大大和妈妈一眼——妈跟着车跑着哭着喊着甚叮嘱的话，大也笨拙地跑了几步，用袖头擦着眼泪——脑子里却浮现出妈给她从尻子里掏屎的情景。

妈把碾过小米的谷糠再用石磨磨细，就成了黄沓沓的糠面儿，跟生长谷子的黄土的颜色一模一样。妈给糠面儿里搀上水，拍拍捏捏，弄成圆圆的饼子，在锅里烙熟的时光，四妹子趴在锅台上就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。待她把糠面儿饼咬到嘴里，那股香味就全然消失了，像嚼着一口细沙子，越嚼越散，越嚼越多，怎么也咽不下去。妈就耐心地教给她吃糠饼子的要领：要咬得小小一点儿，慢慢地嚼，等口里的唾液将糠面儿泡软了，再猛的一咽。她一试，果然咽得顺当了，尽管免不了还是要抻一抻脖子。糠饼子难吃难咽倒也罢了，顶糟的是吃下去拉不出来，憋得人眼发直，脸红青筋暴突，还是拉不下来。拉屎成了人无法克服的困难，无法卸除的负担，无法解脱的痛苦。无奈，她只好撅起屁股，让妈用一只带把儿的铁丝环儿一粒一粒掏出来，像羊羔子拉出的小粪粒儿。

妈妈一边给她掏着，一边叮嘱她，糠饼子一次不能吃得太多，多了就塞住了。而且一定要就着酸菜吃，酸菜性凉下火。她不相信。既然妈妈能教给她合理吃糠的办法，妈自己为啥还要大给她掏屎呢？有一次，在窑洞旁侧的茅房里，她看见妈撅着白光光的屁股，双手撑着地，大大嘴里叼着烟袋，捏着那只带把儿的铁丝环儿，一边掏着，一边说着什么怪话，逗得妈哭笑不得，狠声咒骂着大。大一看见她，忽地沉下脸，厉害地呵斥她立

马滚远。又有一回，她又看见妈给大掏屎的场面，大的架式很笨，双手拄在地上，光脑袋顶着茅房矮墙上的石头，撅着黑乎乎的屁股，大声呻唤着。她已经懂得不该看大人的这种动作，未及妈发现，就悄悄躲开了。

小时候，让母亲给她掏屎倒也罢了，甚至觉得妈那双手掌抚摸着屁股蛋儿时有一种异常温暖的感觉，及至她开始懂得羞丑的时候，就在母亲面前脱不下裤子来了。她找到邻居的娥娥姐姐，俩人躲到山旮旯里，让娥娥姐给她帮忙，娥娥姐也有需要她帮忙的时候。

公共汽车在山谷中疾驰。四妹子一眼就能看出，车上的乘客大致可以分成两类，一种是穿戴干净的公家人，一种是本地庄稼人，倒不完全是服装的差异，也有几个穿四个兜干部装的农村小伙子，一搭眼就可以辨出也是吃糠的角色。那些干部或者工人，总之是公家人的那一类乘客，似乎比庄稼人这一类乘客消化能力强，从一开车不久，这类人就开始嚼食，有的嚼点心、蛋糕、面包，有的啃苹果啃梨，嚼着啃着还嘟哝着不满意的话，延安的点心没有油，是干面烧饼啦！延安的蛋糕太次毛，简直比石头还硬啦！那些和四妹子一样的庄稼汉乘客，似乎都吃得过饱，吃得太满意，不嚼食也不埋怨，只是掂着旱烟袋，吐出呛人的烟雾。

四妹子自然归属不嚼不怨的这一类。看别人吃东西是不体面的，听别人嚼蛋糕（尽管硬似石头）和苹果的声音却是一种痛苦，再听那些嘟嘟哝哝的埋怨的话简直使人要愤怒了，她就把眼睛移向窗玻璃。秃山荒梁闪过去，树蓬子闪过去，贴在地皮上的黑羊白羊也闪过去了。

她能记得的头一件事是替妈抱娃娃。娃娃总是抱不完，刚抱得弟弟会跑了，母亲又把一个妹妹塞到她手里；她刚教得妹妹会挪步，炕上又有一个猴娃娃哭出声来了，等着她再抱。生长在农民家里的老大，尤其是女孩子，谁能免得了替妈妈抱引弟弟妹妹的劳举呢！当妹妹能抱更小的弟弟的时候，大把一只小背篓套在她的肩膀上，装上灰粪上山，装着谷穗下山，晚上躺在炕上，肩膀疼得睡不下。妈说，时间长了就好了。背了两年，她的肩膀还是疼。大说，背过十年二十年就不疼了，而且亮出自己的肩膀。四妹子一看，大的两边肩膀上，隆起拳头大两个黑疙瘩，用手一摸，比石头还硬。大说，只有让背篓的套环勒出这两块死肉疙瘩来，才能背起二百多斤重的灰粪上山。四妹子很害怕，肩膀上要是长出那样两个又黑又大的死肉疙瘩真是难看死了。

她的贴身同座是一位中年女人，属于爱嚼的那一类，特别爱说话，不停地询问四妹子是哪个县哪个公社哪个村的人，又问她到西安去做什么，问得四妹子心里发怵了，会不会是派出所穿便衣的警察呢？她只说到西安

找亲戚，再就支吾不语了。

在她背着妹妹在小学校里念五年级的那年，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的跛子，说一口可笑的外乡话，第二天就引着二姑走了，妈叫她把跛子叫姑夫。她瞧不起那个跛子，凭那熊样就把可亲可爱的二姑引跑了。她也瞧不起二姑了，再嫁不下什么人，偏偏就要嫁给那个一条腿高一条腿低的跛子吗？这年春节前，跛子姑夫来了，带来了满满三袋白面，四妹子平生第一次给肚子里装满了又细又韧的面条，引着跛子姑夫满山满沟去逛景，再不叫跛子了，只是亲热地叫姑夫。姑夫告诉她，他们那儿一马平川，骑自行车跑两三天也跑不到头；平川里净产麦子，麦秆儿长得齐脖高，麦穗一抻长，一年四季全吃麦子，半抻厚的锅盔，二尺长的宽面条，算是平常饭食。左邻右舍那些曾经讥笑二姑嫁了个跛子的婆姨们，纷纷串到窑里来，求妈给二姑捎话，让二姑在一年净吃麦子的关中平原地方给她们的女子找个婆家，跛子也成，地主富农成分也成。即使是两条长腿的贫农后生能咋？还不是抻长脖子咽糠，撅着尻子让人掏屎！四妹子十八九岁了，现在搭乘汽车到西安，二姑和跛子姑夫在西安的汽车站接她，然后再转乘汽车，到二姑家住的名叫杨家斜的村子去，由二姑给她在那儿的什么村子找一个婆家……为着这样一个卑微的目的，四妹子怎么好意思开口说给同座那位毫不相干的中年女干部呢？

同座的女干部不仅爱嚼食，而且爱嚼舌，听口音倒是延安本地人。她说她离开延安二十几年了，想延安呀，梦延安呀，总是没得机会回来看一看。这回回来，真是重新温习了革命传统，一辈子也忘记不了。四妹子却听得迷迷糊糊，不知这位女干部何以会有这样奇怪的心情。四妹子知道，单他们刘家崾百十户人家中，现在在外做县长以上的官儿的人就有三十多个，他们回到刘家崾的时候，也说着和这位女干部相像的话。四妹子却想，如果现在让他们吃糠饼子，撅着尻子让人给掏屎，他们就……

车过铜川以后，四妹子猛然惊叫一声——哦呀！在她眼前，豁然展开一个广阔无际的原野，麦苗返青，桃花缀红，杨柳泛绿。这就是跛子姑夫吹嘘的那个一年四季净吃麦子的关中平原吗？呀——麦苗多稠！呀——村庄多大！呀——多高的瓦房！唔！老家那些沿着崖畔排列的一孔孔土窑，在这平川地带连个影子也寻不到了……

二

四妹子在杨家斜二姑家住下来，没出半月，相继有四家托人来提亲。

对每一位跨进门槛来的提亲说媒的男人或女人，二姑一律都笑脸相迎，热情招呼，款声软气地探问男方的家庭成分、兄弟多少、住房宽窄、身体状况，结果却没有一家中意的。四家被提起的对象中，一户地主，一户富农，成分太高。另两户倒好，都是目下农村里最吃香的贫农成分，其中一个单眼儿，一只眼蒙着萝卜花。对前三户有着无法掩饰的缺陷的家庭，二姑当面对媒人回答清楚，不留把柄儿，然而谢绝的语言是婉转的，态度十分诚切。结亲不成人情在，用不着犯恼。第四户人家是贫农，又是独子，男娃也没有什么大缺陷，二姑动心了，专门出去到一位亲戚家打听了一下，才知那男娃是个白脸瓜呆子，顶多有八成，人叫二百五，小时害过脑膜炎。二姑回到家，当下就恼了，当着跛子姑夫的面发泄恶气：“尽给俺侄女提下些啥货呀？地主富农，瞎子瓜呆子，乌龟王八猴的货嘛！俺侄女这回寻不下好对象，就不嫁……”

听到这些候选者的情况，四妹子难过地哭了，太辱贱人了！二姑转过脸，换了口气，安慰四妹子说，物离乡贵，人离乡贱哪！要不是图得杨家斜村一年有夏秋两料收成，她才不愿意嫁给跛子姑夫做媳妇呢！跛子姑夫嘟着旱烟袋，听着二姑毫不隐讳的奚落他的话，也不恼，反而在喉咙里冒出得意的“哼哼唧唧”的笑声，斜眼瞅着二姑笑着，那意思很明显，说啥难听话也没关系，反正是两口子了。

二姑告诉四妹子，关中这地方跟陕北山区的风俗习惯不一样，人都不愿意娶个操外乡口音的儿媳妇，也不愿意把女子嫁给一个外乡外省人，人说的关中十八怪里有一怪就是：大姑娘嫁人不对外。近年间乡村里运动接连不断，无论啥运动一开火，先把地主富农拉上台子斗一场。这样一来，地主富农家的娃子就难得找下媳妇了，人家谁家姑娘爱受那个窝囊气呀！高成分的子弟在当地寻不下媳妇，也不管乡俗了，胡乱从河南、四川、甘肃以及本省的陕北、陕南山区找那些缺粮吃的女人。这些地方的姑娘不择成分，甚至不管男方有明显的生理缺陷，全是图的关中这块风水地。四妹子听着，心里就觉得沁入一股冷气，怪道给她提亲说媒的四家，不是高成分，就是人有麻达。既然关中这地方的人有这样的风俗，她最后的落脚怕是也难得如意。想到这儿，四妹子低头伤心了。

二姑说，事情也不是死板一块，需得慢慢来。二姑表示决心说，反正绝不能把侄女随便推进那些地主富农家的火坑，也不能操给那些缺胳膊少眼睛的残废人。有二姑做靠山，有吃有住，侄女儿尽可放心住下去，等到找下一个满意的主儿。跛子姑夫也立即表态，表示他绝不怕四妹子夺了口粮，大方地说：“甬急！忙和尚赶不下好道场。这事就由你二姑给你办，

没麻达！你在咱屋就跟在老家屋里一样，随随便便，咱们要紧亲戚，跟一家人一样，甬拘束……”姑夫倒是诚心实意，四妹子觉得二姑嫁给这个人，虽然腿脚不美，心肠倒还是蛮好的。

此后，又过了十来天，居然没有谁再来提亲。二姑说，村里已经传开，新来的四妹子眼头高，不嫁有麻达的人。甚至说，不当地主富农成分的人不嫁，条件不好，模样不俊的贫农后生也不嫁。这显然是以讹传讹，歪曲了二姑和四妹子的本意。二姑倒不在乎，说这样也好，免得那些乌龟王八猴的人再来攀亲，也让村人知道，陕北山区的女子也不是贱价卖的！四妹子心里却想，再这样仨月半年拖下去，自己寻不下个主家，长期在二姑家白吃静等，即使跛子姑夫不厌弃，自个也不好受。口粮按人头分，虽然关中产粮食，也有标准定量。她却苦于说不出口。

焦急的期待中，第五个媒人走进门楼来了。

连阴雨下了三天，“滴滴答答”还不停歇。四妹子正跟二姑在小灶房里搭手做饭，跟二姑学着用擀面杖擀面，有人在院子里喊跛子姑夫。二姑探身从窗口一看，就跑出灶房，笑着说：“刘叔，你来咧，快坐屋里。”随之就引着那人朝上房走去。四妹子低头擀面，预感到又是一个说媒的人来到，心里就咚咚咚跳起来，那擀面杖也愈加不好使。在陕北老家，虽然有个擀面杖，却长年闲搁着，哪里有白面擀呀！年下节下，弄得一点白面，妈怕她糟践了，总是亲手擀成面条。现在，二姑教她擀面，将来嫁给某一户人家，不会擀面是要遭人耻笑的。关中人吃面条的花样真多，干面、汤面、柳叶面、臊子面、方块面、雀舌头面、旗花面、麻食子、碱面、乒乓面、棍棍面……

四妹子擀好了面，又坐到灶锅下点火拉风箱，耳朵不由得支棱着，听着从上房里传来的听不大清楚的谈话声，耳根阵阵发烧，脸蛋儿阵阵发热，心儿咚咚咚跳，浑身都热燥燥的了。

“四妹子，你来一下下！”

四妹子脑子里“嗡”的一声，手脚慌乱了。往常有媒人来，都是二姑接来送走，过后才把情况说给侄女儿。今日把她喊到当面，够多难为情！她拉着风箱，说：“锅就要开了——”

“放下！”二姑说，“等会再烧……”

她从灶锅下站起来，走出小灶房的门，拍打拍打襟前落下的柴灰，走进上房里屋了，不由得低下头，靠在炕边上。

二姑说：“这是冯家滩的刘叔，费心劳神给你瞅下个对象，泥里水里跑来……你听刘叔把那娃的情况说一下，你自个的事，你自个尺谋，姑不

包办……”

“我把那娃的情况给你姑说详尽了，让你姑缓后给你细细说去，我不说了。”刘叔在桌子旁边说，口气嘎巴干脆，“这是那娃的相片，你先看看是光脸还是麻子。”

四妹子略一抬头，才看见了刘叔的脸孔，不由一惊，这人的模样长得好怪，长长的个梆子脸，一双红溜溜的红边烂眼，不住地闪眨着，给人一种极不可靠的感觉，那不停地闪眨着的红眼里，尽是诡秘和慌气。她急忙低下头。

二姑把一张相片塞到她手里：“你看看——”

四妹子的手里像捏着一块燃烧着的炭，眼睛也花了，她低头看看那照片，模样不难看，似乎还在笑着，五官尚端正，两条胳膊有点局促地垂在两边，两条腿一样长，不是跛子……她不敢再细看，就把那相片送到二姑手里。

“等我走了，再细细地看去！”刘叔笑着说，“就是这娃，就是这个家当，你们全家好好商量一下，隔三两天，给我一句回话。愿意了，咱们再说见面的事；不愿意了，拉倒不提，谁也不强逼谁。大叔我说媒，全是按新婚姻法办事，自由性儿……”

“好。刘叔，我跟娃商量一下，立马给你回话。”二姑干脆地说，“不叫你老等。”

“那好，把咱娃的相片给我一张。”刘叔说，“也得让人家男方一家看看……”

唔呀！四妹子居然没有单人全身的相片。二姑哀叹自己也太马虎了，四妹子到来的一个多月里，竟然忘记了准备下一张全身单人照片。叹息中，二姑忽然一拍手，记起来去年她回娘家时，和哥哥嫂嫂以及四妹子照的全家团圆的相片来，问媒人，能行不能行？

“行行行！”刘叔说，“只要能看清楚都成！”

二姑旋即从厦屋里的镜框中掏出相片，交给刘叔。四妹子很想看看这张相片，又不好意思再从刘叔手里要过来，记得自个傻乎乎地站在母亲旁边，笑得露出了门牙……

刘红眼吃了饭，又踩着泥水走了。

二姑这才告诉她，刘叔说的这门亲事，是下河沿吕家堡的吕克俭的老三。家庭上中农，兄弟三个，老大教书，老二农民，有点木工手艺，老三今年二十二三岁，农民。

姑婆这阵儿插言说：“吕家堡的吕老八呀，那是有名的好家好户，人

也本顺。”

四妹子想听听二姑的意见。

二姑说：“上中农成分，高是高了点，在农村不是依靠对象（作者按：依靠贫农，团结中农，斗争地主富农），也不是斗争对象，不好也不坏，只要不挨斗也就没啥好计较的了。反正，咱们也不指望好成分吃饭。这个娃嘛！从相片上看，也不难看，身体也壮气。农业社就凭壮实身体挣工分。你看咋样？”

四妹子已经听出话味儿，二姑的倾向性是明显的。她琢磨一下，这个成分和这个没有生理缺陷的青年，已经是提起过的几个对象中最好的一位，心里也就基本定下来。她说：“姑，你看行就行吧！”

“甭急。”二姑说，“待我明日到吕家堡背身处打听一下，回来再说，可甭再是个二百五！”

第二天傍晚，二姑汗流浹背地回来了，说：“我实际打问了一程，那家虽然成分稍高点，那娃他爸人缘好，德行好，确是个好主户。那娃也不瓜，听说是弟兄仨里顶灵气的的一个……”

四妹子看着二姑高兴的样子，溢于眉眼和言语中的喜气，心里就踏实了几分，羞羞地说：“二姑要是说好，那就好……”

“咱先给刘叔回话，约个见面的日子。”二姑说，“见了面，谈谈话，要是看出他有甚毛病，瓜呆儿或是二愣，不愿意也不迟！”

当晚，二姑就把跛子指使到冯家滩去了，给刘红眼叔叔回话，约定见面的日子。

三

二姑说，头一回跟男方见面，叫做背见。

四妹子这才明白关中乡村里目下通行的定亲的程序。背见是让男女双方互相看一眼，谈一谈，如果双方对对方的长相基本满意，同意定亲，随后就举行正式的见面仪式。因为头一次见面的实际目的只是使双方能够直观一下，带有更多的试探的性质，成功的把握性不大。所以，背见时不声张，不待亲朋好友，不许左邻右舍的人来凑热闹，也不管饭招待，只是清茶一杯，香烟一包，悄悄来，悄悄去，时间一般都选择在晚上，以免谈不拢时反而造成风风雨雨，于男女双方都不好听。

背见虽然不声不响，却是顶关键的一步，一当男女双方都给介绍人说声“愿意”以后，终生大事就这样定下来了，随后的订婚和结婚的仪式，

虽然热闹，终究只是履行一种形式或者说手续罢了。四妹子感到了紧张、压抑，甚至莫名的慌慌张张，和她前来见面的会是怎样一个人呢？

二姑一家人也都显出紧张和神秘的表情。天擦黑时，二姑早早地安顿一家大小吃罢夜饭，洗了碗，刷了锅，把案板上的油瓶醋瓶擦拭得明明亮亮，给两只暖水瓶里灌满开水，就着手扫了里屋，又扫了前院。从前院到后院，从地上到案板上，全都干净爽气了，一扫平日里满地柴禾、鸡屎的邈邈景象。

跛子姑夫从二姑手里接过一块票儿，摸黑到村子里的代销店买回来一盒大雁塔牌香烟，连同剩余的零票儿一齐交给二姑，就坐在木凳上吸旱烟。二姑把零票儿装进口袋，就对姑夫说：“你也要看一眼呀？”那口气分有是让他回避一下，很明显，二姑不希望跛子姑夫在这种场合绊手绊脚。跛子姑夫也不在意，憨厚地笑笑，叮嘱二姑说：“我看啥哩！只要四妹子愿意，我看啥哩！虽说婚事讲个自由，年轻人没经验，你好好给娃把握一下，甭弄得日后吃后悔药，让乡党笑话，就这话。我到饲养场去了。”二姑也意识到事情的分量，诚心诚意对跛子姑夫点点头。姑夫掂着烟袋，低一脚高一脚走到院子里，出街门的时候，沉稳地咳嗽了两声。

姑婆也不甘心被排除在这件重要的事情之外，混浊的眼珠里闪出温柔慈爱的光来，对四妹子叮咛着，像是对自己亲孙女一样说：“娃家，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，不敢马虎。会挑女婿，不挑那些油头粉面的二流子，专挑那些实诚牢靠的后生，跟上这号后生过一辈子，稳稳当当，不惹邪事。你看哩么！实诚人和滑滑鱼儿，一眼就能看出来……”四妹子羞涩地笑笑，低下头，心中更加惶恐，一眼怎能辨出实诚人或是滑头鬼呢？

“妈！”二姑亲切地喊，又明显地显示出逗笑的口气，“你有这好的眼头，好呀！今黑请你给看看，是实诚人还是滑滑鱼儿……”

“看就看，当我看不来！”姑婆嘞嘞皱纹密麻麻的嘴唇，回头却叫孙子和孙女，“铁旦儿，花儿，跟婆睡觉！没你俩的事，甭蹦来蹦去尽拌搅人！让人家生人见了，说咱家娃娃没规矩……”

铁旦和花儿正蹦得欢，不听姑婆的话。二姑在每个屁股上狠狠地扇了两下，厉声禁斥：“滚！跟你婆睡去！胡蹦跹啥哩！刚扫净的地，又弄脏了！刚收拾整齐的桌面，又拉乱咧……”

姑婆把孙子和孙女牵到里屋火炕上去了。

二姑坐下来，瞅着四妹子的脸，像不认识侄女似的，愣愣地瞅着。四妹子看出，二姑眼里有一种异常沉重，甚至是担心的神色。这种神色，四妹子很少发现过。自到二姑家近乎俩月里，她明显地可以看出，二姑精明

强干，早已熟知关中乡村的一切风俗习惯，连说话的口音也变了，夹杂着关中和陕北两地的混合话语，她在这个家庭里完全处于支配者的地位。钱在二姑手里攥着，一家人的穿衣和吃饭以及日常用度，统由二姑安排。跛子姑夫一天三晌回家来吃饭，吃罢饭就回饲养室去了，晚上也歇息在那里。姑婆一天牵着两个孙子和孙女，像母鸡引护着小鸡儿，在村子里转，任一切家务和外事，都由二姑决定，去应酬。二姑已经变成一个精明强干的家庭主妇了，许多事都是干干脆脆，很少有优柔寡断的样子。

二姑压低声儿，对侄女说：“四妹子，今黑定你的大事，姑心里扑扑腾腾的，总也搁不穩定。你看，你妈你爸远在山里，把你送到姑这儿，姑想跟谁商量也没法商量。这事要是定下，日后好了瞎了，咋办？好了大家都好，瞎了我可怎样给你大你妈交待……”

“姑！”四妹子当即说，“我来时，跟俺大俺妈把啥话都说了，不会怨你的。我也不是三岁五岁的鼻涕娃娃……你放心……”

“四妹子！”二姑更加动情地说，“话说到这儿，姑就放心了。一会儿人家来了，你大大方方跟他说话，甭让人家小瞧了咱山里人。那娃我也没见过，你看姑也看，你愿意姑也就愿意，你不愿意姑也不强逼你……”

“二姑，我知道……”四妹子有点难受了，像面临着生死抉择似的，而又完全没有把握，为了不使二姑心里难受，她说，“我知道……”

“好。”二姑说，“去！把你的头发梳一梳，把那件新衫子换上，甭让人说咱山里人穷得见面也穿补丁衫子……”

四妹子有点不好意思，忸怩了一下。

“去！洗洗脸，搽点雪花膏。”二姑催促她，“怕也该来了。”

四妹子走进二姑的厦屋，洗了手脸，从一只小瓶里挖出一点儿雪花膏，搽到脸上，感觉到脸发烧。她找出一把化学梳子，见梳刺上糊着些黑乎乎的油垢，就把它擦净，化学梳子又现出绿色来。镜子上落了一层尘灰，也擦掉了，她坐在电灯下，对着这只小圆镜，看着映现在镜片里的那个姑娘，嘴角颤颤地笑着。

她像是第一次发现自己长得这样好看，眼睛大大的，双眼皮虽不那么明显，却确实是双眼皮；鼻梁秀秀的，不凹也不高，恰到好处，只是脸颊太瘦了，要是再胖一点……她不好意思地笑着，一下一下梳着头发，头发稍有点黄，却松松散散，扑在脸颊两边。她心里对镜子里那个羞涩地笑着的人儿说，啊呀！今日给你相女婿哩！也不知是光脸还是麻子……

院子里一阵脚步响，随之就听见二姑招呼说话的声音，接着听见刘叔的嘎巴干脆的搭话声，最后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。脚步声响到上房里屋

去了，四妹子的心在胸膛里咚咚咚跳起来，放下梳子，推开镜子，双手捂住脸颊，不知该怎么办了。

她给自己倒下一杯水，喝着，企图使自己的心稳定下来，上房里传来二姑和那个陌生女人异常客气的拉话声，心儿又慌慌地跳弹起来。在难挨难耐的等待中，四妹子听见二姑唤她的声音。

四妹子走出厦屋，略停一停，就朝上房里走去，踏进门坎，一眼望见电灯下坐着四五个人，她就端直盯着介绍人打招呼：“刘叔，你来咧！”

刘红眼哈哈一笑，立即站起，指着一个坐在条凳上的小伙子说：“这是吕建峰，小名三娃子。”那小伙子也羞怯地笑笑，忙低了头。四妹子心里扑轰一下，其实根本没敢看他。刘红眼又指着一位中年女人说，“这是三娃子的大嫂子，今黑你俩要是谈好了，也就是你的大嫂子……”四妹子羞得满脸火烧，忙坐到一边的凳子上，浑身不自在，也不敢看任何人，其实心里明白，她自己才是别人相看的目标，那个吕建峰就是跟着他大嫂子来相看她的。

“一回生，二回熟，三回就不要我老刘了！”刘红眼坐在桌子边正中的位置上，对着那边的吕建峰和他的大嫂子，又转过头对着这边的四妹子和她的二姑，说着联结两边的话，“事情也不复杂。新社会，讲自由自愿，咱们谁也甭想包办，让人家四妹子和三娃子敞开谈。这样吧！四妹子，三娃子，你俩到前头厦屋去说，省得俺们在跟前碍事。俺们在上屋说话……”

二姑以主人的身份，引着客人和四妹子回到厦屋里，礼让客人在椅子上坐下，倒下一杯茶水，递上一支烟，客人接过又放下，说他不会抽。二姑看一眼侄女儿，就走出去了。

四妹子坐在炕沿上，看着自己的脚尖，不好意思抬起头来，那位坐在椅子上的客人，从压抑着的出气声判断，他也十分紧张和局促。

四妹子等待对方开口。

对方大约也在等待她开口。

小厦屋里静静的，风吹得窗户纸“嘶嘶嘶”响。

四妹子稍微抬起头，看一眼桌旁椅子上的客人，心中一惊，连忙低下头，是那样一个人呀！黑红脸膛，两条好黑好重的眉毛，一双黑乌乌的眼睛正盯着她的脸。她突然想到一块铁，一块刚刚从砧子上锻打过的发蓝的铁块。她想到这人脾气一定很硬、很倔、很……

“俺屋人口多，家大，成分也不怎么好……”

四妹子终于听到了对方的一句话，实实在在，净说他家的缺短之处，